





馬







宗伯集卷之二

北海馮

琦用韞著

晉江李廷機爾張校

門人莊天合

李騰芳全輯

序

賀少司徒筠崗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序

蓋為親而仕者階不必通顯也為君而仕者祿不必  
逮親也遇合之難也幸而服官及其親兩存而健無



恙者十不得五焉若夫踐九列稱大寮積闕多而涉世久及其親兩存而健無恙十不得一焉階貴顯祿逮親矣然或王事鞅掌未必得從容膝下之驩而為之親者或不能無念其家與其鄉土與其他子女未必御板輿從其子之官邸也故事親與慕君其願不能兩盈而子之以祿養與以身養其父母不能兩得而俱無憾則或忻然以喜或愀然以思此雖被綸綰綬未必如啜菽飲水之適也以余觀於筠崗翁與王淑人則所謂兩盈而兩無憾者哉筠崗翁以司徒公

貴司徒令壽光時翁已儼然初命矣比自省闈歷大理天子亦貴翁大理為司徒天子亦貴翁司徒而王淑人亦三錫命至今封司徒公之齊之魯之吳越燕趙韓魏未嘗不奉翁與母以從四方之滌髓絜綺未有不以奉供翁與淑人者也四方民吏士大夫謳吟而稱詡司徒公者未有不知翁與淑人修者也立朝且三十年官跡半海內而未嘗一日去膝下此其事親慕君可謂兩盈而以身養與祿養翁與淑人可謂兩得而俱無憾求之仕籍累千百不得一矣翁



少而貧稍長行賈會其在蜀而太母病足則怵怵心  
動曰母得微有恙乎即以是夜度棧道而北歸而拜  
母牀下相對泣也因是隱居峩山不復賈矣夫人情  
不有隱也則母以知其顯也不有離也則母以知其  
合也今翁即貴獨不念心怵怵度棧道時耶翁不以  
身顯而顯以其子凡子之身養與祿貴者不能盡得  
效於大母而司徒公能得之翁與淑人其以兩盈而  
兩無憾也語曰美意延年壽則翁與母所自有耳蓋  
翁禮神明而趨人之急少時奉母謁五臺諸山而孤

嫠待以衣食者以百計用能厚殖其德以薦其明信  
皇神相之故夫婦並究於高年茲其理不可知而余  
獨以為翁事母至孝淑人寔左右之友愛兄弟出於  
天性又周急其兄弟子以為於兄弟子見兄弟於兄  
弟見父母為母病而心怵怵動也既貴而無忘怵怵  
度棧道時也蓋其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百  
類之總無如孝矣神實錫之何匱之有是既醉所為  
備五福也蓋獨兩盈兩無憾已哉翁歲己丑滿八袞  
而公之姻司寇李公徵不佞文以先酌者乃為之論



漁珍文集 二卷  
次若此

篇意

翁以予貴賤九列命三錫而得從司徒公之官且及壽也備五補矣其歸結於翁叔人之孝友宜其備福云

賀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先是烏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圉吏數告急天子念蒯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畫籌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於東捷再奏天子念六師羽衛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遼左遼視蒯四之一耳蒯於京師九之一天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繫於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蒯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



最強剋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畿內外當天下一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任者居什三廝養輿隸什五負販及百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寸功也我與倭持於境外大將軍請濟師徵兵徧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耶也夫使

邊鎮弱即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蓐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即不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關而起口語藉藉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為他官即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郝公起家塞上習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羣囂



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為千  
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為也而不可不為  
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  
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為有事又不及為惟既有  
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惕為振厲藉從容  
為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於公則復何  
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  
皆以贈言屬不佞夫公在薊則遼猶之守下也在京  
師則薊猶之守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

適而有臂股肱至於手拇毛脉不受其滋者乎公能  
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  
公之成

**篇意**

大旨言京營軍積玩無當公當整飭而振厲之

**釋義**

羽衛士也



賀魏太翁八袞壽序

蓋自魏氏兄弟先後成進士海內則已嘖嘖有魏翁矣今上御宇之十四載翁滿八袞月之某日其初度云而伯子以光祿丞奉使歸省叔子以比部郎讞獄河南北便道過里上壽於是少司馬石公來徵辭余考覽故記父子兄弟遭時遇主榮名懿鑠者在漢無如萬石君在宋無如陳堯佐兄弟彼石氏所由盛自萬石君其子建若慶皆象萬石君顧獨醇謹充位無所建明陳氏兄弟用文章氣節顯堯佐侍上上曰



誰哉有子左右對曰省華於是晉省華官是直以子顯耳不聞竒節異能自表見也以余所見兩相成而兩為重者則唯魏翁翁以明經起家再為郡倅用廉平為理所治皆天下盤錯處主爵課其績比良二千石翁遂解綬去而耕於魏之野督誨三子相繼登第以直道亮節顯庸於時而翁以叔子考績受制詞晉階承德郎說者以翁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又章氣節類陳氏兄弟余觀翁所謂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其文其質如萬石君其文出萬石君上三君

所以顯親者誠不減陳氏而效能當世不待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蓋翁佐北海北海治改佐隴西隴西治其強力匪懈即十年猶足營其職業壯於世用而急流勇退守恬養高歸而為德於鄉無所炫飾人以為翁才厚而薄發功厚而薄售而不知翁固能用而託於不用者也被將以不用為真而以用者為緒餘其緒餘以為天下而歛其真以為身此壽理也蓋翁之用在三君矣其亦以三君稱觴也於是客有進而稱曰自伯子以御史上疏不憚批鱗逆耳以



伸其志卒之忠格於黻宸而機忘於筌宰自南銓晉  
今秩浸益嚮用振天下士氣開言者路維翁之教不  
朽則又稱曰叔子奉三尺慮囚多所平反令犴狴虛  
而槐棘清於廷尉高門之慶可左券而責也亦維翁  
之教不朽則又稱曰世以仲子早世不竟其用為恨  
然其雄文正氣上燦三光之明下洩山川之精夫千  
萬世而壽者唯名而已則亦維翁之教不朽馮子執  
爵而進曰此三言者當矣然未既也夫皇華四牡之  
使豈其非人子也至使人主代為之言曰不遑將父

此其君臣之間有足詠者可謂遇王未可謂遇時也  
賴主上神聖中外禔福風議之臣得竭悃臆執法  
之吏得信憲度輻軒之使委蛇道周而無所顧慮是  
以兩君得從頌膝下鞠跪而為壽不然者王事鞅掌  
不遑啓處獨有如小明陟岵之詩望雲而慨耳何以  
有今日兩君有今日其勿忘聖天子恩德無變爾  
度無易爾慮無徒取醇謹克位即醇謹無所建明雖  
微寵榮如省華者翁固不樂也客皆稱善乃論次其  
語代祝詞



篇意

魏太翁以秩比二千石歸教三子皆成進士稱家慶矣未段惓惓於兩君之無忘天子恩無如陳氏之徵寵榮石氏之醇謹克位所謂以規為頌也

釋義

慮囚錄囚  
廷尉高門之慶  
漢于公為廷尉獄無冤民令高其門閭曰

武舉錄序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實監臨之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以為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歌兔耳兔耳之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畧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為文儒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眷眷動矣當寧謀將



帥之臣廷臣合牘而薦之御史復求草澤士而登進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誦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誦於見短御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駑良勇怯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平伍角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而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不素厲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

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冑冒矢石目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罪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詔士以二詔將將士相二而詔各退而有心則不一任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退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豈有賴



焉且諸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衆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鬪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蹂我三輔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遙尾其後以報紮荆之役虜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扼而敗之彼有遷此絕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師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編裨之力

足以距關而抗虜余嘗行紫荆道中出蜚狐口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天子威靈神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虜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臣矣



諸士執干戈衛社稷惟上意所注以為臣鵠庶  
幾哉無媿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余不  
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媿為人臣懷二  
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篇意

在不二  
心數字

釋義

澤宮射  
圃也

于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人情事  
理而他為異而後之作者往往求之情與事之外求  
之彌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之過也亡論詩三百篇  
大半採之民風即如漢魏以來民謠里諺出自閭巷  
兒女子之口即使騷人墨士窮情盡變有以益乎當  
戰國時士抵掌談世事皆以取給一時快心千古即  
司馬遷為史記仍其語不能損益也故知詩以抒情  
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暢古人之言盡於



此矣而後作之者高喝矜步以為雄多言繁稱以為博取古人之陳言比而櫛之以為古調古法調不合則強情以就之法不合則飾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櫛終不可為調為法即調與法亦終不可為古人然則徒失今人情與事耳夫蛩吟鳥語皆能使人動心即繁絲急管不能與爭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傳正以獨詣為宗自然為致無復有古人於前耳今柰何襲古人以為古人乎竊以為調欲遠情欲近法在古人事在今日必不得已盍不得其調與法而

無失其情與事故里巷歌謠協之皆可以為詩几席談說次之皆可以為文何者其情與事近也不佞私持是說間為宗伯公言之宗伯公以為然則出其先贈公集屬為序不佞受而卒業亦自信也先生才絕高學絕富然其為詩一寄之冲融恬雅發舒性靈而止其文若贈若送若慶若吊皆當其人無溢詞其公移若水利若荒政皆鑿鑿可施行而文不滅其質嗚呼先生於古人立言之旨其有合耶余不及侍先生而以年家子受知宗伯公久惟不佞亦自謂知宗伯



公因以知先生竊妄為之評曰先生厚蓄而薄發其  
文以質勝不斤斤擬古人然不害其調與法宗伯公  
之學無所不窺為一代著作之冠至鴻鉅矣然不掩  
其情與事總之合於古人無疑也先生故貳平涼守  
以宗伯公贈如其官故稱宗伯集云其治行在朱宗  
伯傳不具論

篇意

言今之為詩者大抵薄取其調與法而遂失其  
情與事獨先生詩與文不滅其質不害其調與  
法而亦不掩其情與事也

謝京兆詩序

今之為詩者一何與古異也古人之詩情而已若遠  
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紓已之情可以諭人之情  
人已之情兩盡而語不必盡彼與我知之而後人有  
不及知者此古人之所工也其在後人不然其人其  
地其事與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為典切  
而已情不必紓人情不必諭語已盡而讀之不了了  
一了而遂索然無餘蓋古人以情為詩後人以詩為  
情古人虛而實後人實而虛虛調易模實境難工出



乎虛者有極而入乎實者難窮蓋天下千變萬化惟情而已今人以意為雲霧鬼神肖不肖無可據也然不過數十百端即彼與此相類矣善畫者圖天下人妍媸美惡肖不肖立見苟得其真則萬億人無一相類者此虛實之別也京兆謝公因魏長公識予以詩命予序之余受而卒業法而雅詳而典肌豐而骨強色正而語和詠物則妍麗于徐庾述事則沉酣于子美事無牽會語無轉泊固實境所至而因以命之意者合於古人之所謂情而余所稱寫真者即視世虛

語構會妄擬古則與夫守其後語日日渭城者相去懸矣李大理作圍棋歌以李廣自居而以程不識譬公意若以奕為諭者余謂程何足以盡公指麾易置氣色精明多多而益辦耳其上在淮陰臨淮之間而下亦不失為程將軍其得者立可以勝而不得者亦可以不敗總之合於古人實境無疑也故為序而傳之中丞既受節鉞而所刻皆京兆以前詩故稱京兆集云

篇意

詩以達情今人為詩止取其事相符合而情未必紆古以實今以虛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也



詩公詩事無牽合語無轆泊合於古人之所謂情而得其實者故可傳

**釋義**

臨淮唐李光弼為臨淮節度法用嚴程將軍漢程不識與李廣

李廣軍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程不識中軍法遠斥侯擊刀斗士卒雖苦嚴然未嘗遇害

賀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縉紳大夫厭鉛槧之業喜言兵事以見奇於是倜儻磊落之士皆以邊才推轂而文始以武重天下無事武臣無所施才即有事文吏執功罪賞罰制其命則不得不低視媚行以聽發縱而武始以文重若夫處文秩而武處武地而文則無若備兵使者天下之邊九薊最重制府之屬兵使者十有二密雲最重制府號令籌策之所至使者亦至焉吾鄉晴宇王公備兵密雲三年北備虜虜不敢南下牧馬東備倭倭喙息



以遁考功課治狀中賞率 詔增秩二等予制詞貴  
父母如其官公之屬某某徵余文以賀公之有成績  
也余以為公之績方始耳蓋余父子皆交公甚歡家  
君每入檀州登公堂甲兵弓矢盈其廡下與之論天  
下利病未嘗不心折而伏也每與余書未嘗不纏纏  
言邊事四方有緩急臆而談成敗未嘗不中窾會也  
竊以為異日為國肩鉅宣力必在王公其在今日則  
猶千里之托始也今經畧還關下東北事一切屬制  
府制府之事兵使者事也請畧舉與公籌之夫禦倭

之策許封不許貢非計也彼寧不能自王其國中而  
請封於我我之封不足以重倭則奚以請為其足以  
重倭則柰何不自重而以天王之命命海島之亂臣  
賊子彼以兵求貢此以貢弭兵則又更其詞曰封而  
不貢夫貢自彼來封自我往彼不來而我往其藪且  
辱抑又甚焉西之諱和而為款東之諱貢而為封其  
有以異乎雖然罷款而禦虜罷封而禦倭則未見其  
有全策也外與之約而內不應以邊臣之定策比於  
行人之失辭則安能深其然而淺其寇彼怒我怠我



竭彼盈並海郡邑未有息肩日也夫倭與虜勢不相及而相為應比者虜未及高秋而犯遼左乘虛耳倭出於南則北虛虜必犯我倭復出於朝鮮朝鮮折北而不救則倭與虜合倭與虜合而中國之禍始大故為前之說者以為不當封為後之說者以為不得不封而余以為皆非也 主上威德萬邦皆來王彼蕞爾國吾直以為不足臣而或以為當臣或以為不當臣或以為不得不臣彼則失矣而此亦未為得也以天下之大謀臣武士之衆不患無人徐起而為備不

患無日蓋亦整師而經武俾文武各效其用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其能來吾亦有以待之守圉之臣能合其衆不能離也則何封與不封以為大難而嘵嘵者乎夫倭與虜非一世之患也而備倭與虜非一朝一夕之計也 朝廷方屬公以千百年之計而諸君子乃賀之以三年之績吾直以為千里托始耳須公千百年之計就而後公之績成吾乃敢言賀請執簡而俟之

篇意

言王公好談邊事方畧今東北正交棘西諱和而為款東諱貢而為封非計也可大患者又在



倭與虜合而中國武備之疎有倦倦慮遠之意

釋義賞率律

讀曰

賀密雲令楊公考績序

密雲在畿輔諸邑稱最劇邊與腹錯地軍與民錯居兵與餉錯事多倚辦於令吾友楊子漸為令三年邑大治考功課其績治平第一天子下璽書封其父若母如令甲某君某君來徵文於余余固知子漸之能為政也蓋不佞與子漸及葛仲明太史同舉於鄉相得驩甚去年仲明卒於京師執余手目其子以屬余而未能語余與同年康士遇諸兄弟計仲明子幼吾輩去德平遠緩急非有益獨有孺子締姻名宗可



倚以自存則走書問子漸子漸報曰仲明向嘗微及之而吾亦已心許之豈以死負吾心哉遂以女許歸葛氏予是以知子漸能為政也古稱循吏無如召父杜母中年之政徵於童叟語曰上恤孤民不信恤孤則不倍人我不倍人其誰倍之故上下能相親也守令親民比於乳保不屬毛離裏而出入於懷故陽骨肉而中如行路人燥濕勞勩惟恐其主不知而主所不知則不為其或凌轢鼓弄以恣其所欲為世有乳保不欺其主人視主人子如其子者幾人哉當葛太

史歿藐焉遺孤無所歸命盛哀兩端涼燠萬端而子漸獨許歸以女不佞與之約曰是君婿而君子也君應之曰固吾婿也雖微吾婿吾猶將子之此其立義較然不欺死友者也不欺死友必不欺生君以傷其赤子吾是以知子漸為賢令尹豈惟令尹又必且為名諫官今水旱時有軍興大騷流移載道邑有廢井村無炊烟民窮困且死而官之譽日起朝廷遠無由聞子漸為政務在拊循其民因欲從好除去其疾苦蘄乎字下不蘄乎伺上上之人知與不知無異操



此其不為欺于郊保之外必且不欺于交戟之內異  
日為諫官必且盡以民間利病吏治善敗聞於上

吾是以知子漸必為名諫官請載是語以要之異日

**篇意**

大旨在此孤不倍向以楊子漸能不欺其死友

**釋義**

之恭隨行至阡陌坐桑下有雉其旁有童兒

客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馴客瞿然曰所  
以來者察君之政迹耳今雖不入境一異  
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送郡守衛公祖入覲序

郡守衛公將朝於京師其僚王公邵公馬公與

郡吏民皆祖道而使馮子為之辭蓋天下有治平之

原而余將以計典卜也治天下賞罰兩端而已賞罰

莫大於計典數年以前重能吏而比歲專取廉能吏

鷙舉風發工治辦喜聲名不務深求百姓疾苦矜其

所長以凌轢人天下奇其用疑其心而能吏絀廉吏

節約不煩民然躬自刻厲以治人多不寬一旦有緩

急往往不能掩其所短天下高其風局其用而廉吏



絀夫上畸重而賞行焉而名附焉賞行名附而天下  
求之者厚短長立見重乃始輕於是賞者不為勸而  
受罰者有辭衛公庶吏也而材足以濟執法堅布令  
平寬嚴相輔事至立決然未嘗以行能驕人與人語  
欸欸任質而未嘗徇人以非禮人亦無敢干以非法  
往歲郡被災公率長吏循而拊之饑民得無死明年  
歲稍登流移來歸室家相保政平訟理教化漸興公  
乃以歲事告成功於天子天子必將褒寵公以風  
示天下天下竒其用而無能摘其瑕瑜高其風而無

能窮其伎倆是公以能重庶以庶重能是朝廷以公  
治一郡以一郡治天下吾將以所賞徵所罰以所賢  
徵所否賞罰既明賢不肖既形天下治矣古者三載  
考績五月報政豈惟是課幽明行黜陟亦曰百職之  
衆萬里之外皆得以時見天子故事不隔而上下親  
至漢時刺史守相出皆得陛辭試治民方畧治成見  
徵必親臨問考其行事以質其言賢者超拜為九卿  
蓋猶古之遺也余自束髮登朝猶及天子臨軒褒  
予庶能吏謁者以次引上殿賜法酒選諸所表登用



之又其後入計之吏猶以上日與廷臣比肩稱萬  
壽近者臣子精誠不能感動天地曠時經歲不聞清  
蹕計吏足跡不及掖門之內獨以職事聽予奪於考  
功羣情鬱結如沐髮晞朝陽此九廟所憫惻也比  
見皇上裁決政事英斷如神不惜內帑數十萬以  
活兩河之民豈其加意於民而限此咫尺不一見親  
民之吏此必不然上誠出而見羣臣羣臣各奉職  
而進覈功能行賞罰計吏得瞻日月末光歸而與吏  
民頌說亡敢有名實不相應以干大典則太平計日

可望夫世之治也外僚輦轂也世之季也廷臣九閹  
也隆替之故其在今矣不佞將以計典卜也

**篇意**

言計吏之典閔天下治否之清蹕希御計吏足  
跡不及掖門此係隆替不淺有屬望  
臣見群  
臣意

主上親



壽邢封君八十序

今稱壽者與壽者何其相反也夫壽者抱一處和尊  
生而不染於世而稱壽者引古今叙家世爭艷世之  
赫上者以為寵故壽務斂稱壽者務顯稱壽者以其  
用而壽以其不用夫壽者與稱壽者則何其相反也  
以余觀於黎丘邢公蓋得壽理焉公齊魯間隱君子  
也晚乃以其子貴公即以其子貴而意益相挹損不  
欲以三命誇里人時時從一二長老為布衣食歌詩  
相樂無厭則謂長君曰爾以一介自致青雲黃金橫



帶不可謂不重雖然太白若辱吾恐其舉趾高也與其富貴而羈吾身不若菟裘之可以老子將隱乎吾與子偕於是長君上疏稱病謝事以歸而公意益適神益王七箸益進故春秋八十而形不衰嗟乎此所謂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者耶夫世之所為擾擾者積居逐時未有不欲其家厚者也埤益執掌感翩離而歌四牡未有不欲其名顯者也當其顯榮濃鬱侈然以為已有所之既厭茫然思其本始如夢如泡然後知向之顯名厚實非吾有也故自為者無如

有其身為子者無如有其親今夫火之用在於光然光彌耀而薪彌易盡故為薪計者無如以不用而自全隴西有烏鳥虞者得之貢於上林長鳴顧盼飲啄華軒之側亦何所不快而為其子與母者無如相守而上下於隴坂也故翁之壽也隱而以其子顯長君之壽其親也顯而以其親隱總之翁以不用故全其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與其親常相保向使公焦神極能用同勞薪居同澤雉即未必若此壽使君驅馳王事家有視蔭之親而外有望雲之子



公雖壽弗快也如公者可謂能自壽長公可謂能壽其親矣密雲令楊君於公為姻親屬予修酌者之辭余交長君最歡為公稱壽何必臧揚君然稱壽者與壽者庶無相反矣

**篇意**

大意在翁以不用故全其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以壽其親

**釋義**

地名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註營造菟裘之地可告老而隱也

蔡雖見主人有炊者火青而炊不熟雖曰此必勞薪也問之果車輪木雖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 刻武經七書序

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事也而經名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武兵可傳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誠民九伐明罰九畿定藉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商賚謹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畧六韜尉繚子李靖公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授成



於學獻戰於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為經也宋人立七  
書為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於漢唐彼能談兵不  
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材所自出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  
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於用受易者不言  
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  
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  
顧方畧何如蓋學古者以增竈為城以死地為生乃  
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十

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詭於  
古法在武經惟孫子最精最辨當是手裁然用之於  
吳不盡效吳子穰苴子聞善將名不聞有所授書書  
最後出皆發其胸中之藏為一家言言自可傳尉繚  
子大旨與吳子相出入其人有所鬱結不得用乃退  
而著書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對問  
出於阮逸家或因杜氏而增之未可知也三畧出黃  
石公六韜出太公橋邊黃石故非圯上翁彼不欲以  
名聞於世何以書為六韜之詞與丹書不類然其奇



文秘畧自是三代末季陰謀之書非戰國以下策士所能附益也大畧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託之於書或其人不章顯而託之於古非謂足以盡變亦非謂不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同年魏公撫綏重鎮領三關兵緝是書以授將士在邊言邊姑舉其切於戰守七書不必盡武事是編不必盡七書要之得其微言可無人乎五步之內今天下以恬以熙幾於銷兵當魏絳和戎之日而日凜凜焉討軍實而訓練之倘亦有山太傅之思哉

篇意

言七書不必真或有託之者但神明存乎其人

釋義

越逐而逐也

和戎晉魏絳請和諸戎

山太傅

晉

清為太傅言外宜必有內憂宜釋吳為外懼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懷棘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閱延綏邊事既報命  
即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時疆場之事敝  
利極已亭障堙以待市甲兵銷以待款輓輸之膏脂  
待賞將吏苞苴待遷士卒老弱枵腹待死我重挑釁  
首難之戒而彼縱其谿壑猝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  
謂今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從  
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關暴纒常如衽席之安惟日閱  
士伍清芻餉簡騎飭械以待虜變而後言馭虜事歲



例關市費約二十五萬有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虜  
至秋率衆來市挾我必予予即以為例公裁為二十  
三萬有奇議者謂必拂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百  
與一不與必拂百請百拒百不與亦拂總之拂耳吾  
寧不與以其費犒關士易戰馬吾何患夫額外不可  
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公計三年縮費十餘  
萬屬夷史酋叛出塞隸谷蠡部會虜王掠我西陲閉  
關絕市賞則執史酋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之  
是誅一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自

絕於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遽移書大司馬密調護之  
史酋得不誅招諸夷諸夷更斬獲虜部來歸谷蠡不  
勝憤構邊三戰三却之東西洮梁百計虛喝卒無柰  
公何則復俯首就約束塞下卒有為虜偵諜者公以  
計殺之温偶駭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  
之藁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釁成矣公償不  
過糜布數百疋而紛立解凡中國犒賞歲例外圭撮  
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逋逃亡命來者盡遣還之虜中  
饑彊殍枕藉羣譟塞下公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其



為犬與羊則嗷嗷之為虎與狼則號訶之銜之轡之鞭之勒之操而縱之張而弛之予之必先持之啖之必先嘗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曰吾何賴於欵夫公之不為欵也持欵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三年盡祛畏虜媚虜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用嘉公勲念公勞外久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院事封公三世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公歸矣疆場之事弛於擔負然天下微獨郊有壘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情雖未

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眾言眾無以自異則競為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為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誣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収伏在草莽者百餘人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為諫官遇事即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耶無論守身即守



官如此未為失也蓋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為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為治不盡循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

睽而官府內外隔闕如九閭馬嘖室之議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相激相疑浸尋未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誠邦之司直哉引纏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何不正愚獨以為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暫靜也譟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益塞益決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公



既以闔闢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且觀之  
在庭余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北伐獫狁  
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而詩人頌之  
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於斷而或敗於激德有  
成於直而或廢於爭無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  
量未審乎為人臣如二甫者可矣

篇意

公在邊竟不為款裁市賞而不激其怒今協里  
院事天下可憂不止在邊當剛柔文武劑量得  
中而勿至於激也  
有屬望王公意

釋義陽侯之怒怒水波怒也

### 送薛青雷都諫之湖廣參楚藩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於余薛  
君余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  
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於是乎三  
嘆初薛子自吉士為給諫要人嚙之引與共事薛子  
謝不往曰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  
譽又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  
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况二也夫守  
身若薛子者可也蓋治世如治邊其凌厲搏擊持人



短長相刃相磨如風如濤似戰茫蔭宇下甘言媚詞  
 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踈招  
 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  
 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  
 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闡失今  
 且儼然稱叅藩未有以報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  
 何由乎余以為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  
 世盡欲為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  
 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

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予皆在焉夫治邊  
 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提身者能守未  
 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  
 君之門人共之

**篇意**

薛君諱三才其不附權要也能守身其為給諫也  
 能守官今之叅藩也復規之守法篇中結胎  
 在身



贈梓庭張君序

梓庭張君久以醫給事禁庭非其好也棄去之客長安中余善病服其藥輒有驗相與數年矣未嘗以一言一事干余余其重之客歲室人病熱邀張君診之曰脉治也無病是血勝氣殆有孕孕必男也今年春孺子生彌月病急驚服張君藥一刀圭暫止旋發則召諸醫雜治之數日勢益急所服藥偕便俱下口中吹沫不休四肢震掉無晝夜諸醫皆曰技盡矣而病不應是殆不可治張君曰藥是也而病不應此元氣



不勝藥力耳夫藥與便下者胃不運也津沫不止者脾不收也此其徵為虛為寒若以藥補胃氣以胃氣行藥力於法當愈即取前藥加補劑哺之余初見孺子病急不忍視入擁衾而卧值日午諸客會食內人傳語曰孺子寐矣余曰是以將食偽寬我耳食竟入視之則睡已酣矣薄暮而寤病減十之五又數劑而愈余大喜過望且謝且問之君治是病更數日不愈何其緩也一藥而愈又何速也張君曰始吾蓋嘗之也少嘗之而非是吾且違之而復嘗之既精審而始

專實力為夫小兒不能自言所患苦血脉未定不足據也其症又多兩相似臆而決之幸而中效甚速然不百全以表裏動靜病與藥相參不能取速效然可以百全以扁鵲聖智亦且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後之君子不飲上池水而偽言見垣一方人何也余聞其說而疑之非獨論醫蓋涉世亦猶此矣語曰可則後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聖人之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斷故當其疑莫怯於聖人當其不疑莫勇於聖人而世且屢勇嗇禍用



壯用罔以及於債事以不身至而踰度為智以任胸臆不咨詢為斷以多言不稽考為習事以不量枘鑿而陷禍患為有執且夫利害相參禍福相倚是非相亂吾所見未定盍亦少嘗之嘗之而當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所嘗而止吾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亦有疑焉世但慕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其視為遲行為止則何也余故論次其事以告醫與士之欲速者

釋義刀圭

藥也

上池水

扁鵲見長桑君長桑君授以禁方曰飲是以上池之水

### 賀大司馬邢公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劔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揚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



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  
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  
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踦  
揚中丞語侵公 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  
軍縻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殲焉禽偽九州都  
授諸將方畧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偽九州都  
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  
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  
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

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  
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  
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交近  
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眾虜資倭狡翕而出  
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  
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畸至彼謀  
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一大  
兵大役之剡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  
天下徃徃騷動以及於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



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  
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  
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  
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  
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 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  
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為逆义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  
者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  
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 主上之於朝鮮  
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

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 天子恭己  
譯之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  
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  
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  
倭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又  
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  
衆寡強弱相什而勲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關白死  
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為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  
攻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壯



軍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伏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闕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為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士豫附陰禱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國家威德安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

之朝鮮亡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天子獨決之聞以外天子以昇督撫兵交於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天子為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



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  
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主上獨  
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  
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  
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勿非但亡功且有  
罪倭不退即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自始事  
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  
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  
旅以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

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  
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主上料敵何  
幽不洞燭以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聖主為  
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為忠言惟公與二三大  
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禮承飲以勞旋  
率而項公命不佞為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篇意

謂倭虜俱不足為國家患而破朝鮮勢將與虜  
合此所以大患也救朝鮮而閔白虎邢公有大  
功矣未復以外盜內憂

為慮惓惓忠告之意

釋義

劉將軍永樂時劉江鎮遼東有倭二千人至公  
盡殲之朝廷徵至京師面慰勞之封廣



宣  
 伯范文子  
 晉與楚戰于鄢陵范文子獨不欲戰  
 曰外宣必有內憂盍姑釋楚以為外  
 懼山太傳  
 山濤事解  
 見前篇  
 乎





